

澳華新文苑

第1221期(A)

海風中的自我修復： 論《靜靜的海牙》的創作特色

很高興閱讀夏兒的新作《靜靜的海牙》。雖然我和夏兒是新朋友，但其給我的印象在這部小說的敘事風格中得以完整體現。該書描述了一位中國女性藝術家從童年、青春、愛情、崩潰到重生的人生軌跡，敘述風格內斂、綿密、誠實而不張揚。這部小說集表面是回憶錄體的片段式書寫，實則融合了小說、散文、日記、繪畫批評、倫理寓言等多重文類，並融合了很多新銳的、探索性的寫作手法，構成一部跨時空的、高度自覺的女性生命書寫。

一、情節的虛構與“女性寫作”的真實

在初讀《靜靜的海牙》時，我將其視為一部自傳體小說。然而，經夏兒本人澄清，這部作品並非自傳，其中諸多人物與情節乃是虛構。這一重要資訊，一方面使作者的經歷與作品有了某種理性的分隔，但另一方面卻提供了更多的探索作者意識編織和情緒滲透的餘地，即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她要表達什麼？

從敘述策略來看，《靜靜的海牙》呈現出極強的私密性、碎片化和情緒密度：第一人稱“我”直接主導敘述，不斷穿插回憶、現場、夢境與幻覺，它巧妙地模糊了“敘述者”與“作者”之間的界限。這種敘事方式能讓讀者感受到一種深刻的代入感，通過情感的真實與體驗的深度來構建一種“虛構的真實”。

雖然意識流、片段式敘述、夢境跳躍等現代寫作手法已為大家所熟知，但《靜靜的海牙》其語言內部蘊含的女性寫作特徵尤為突出，值得單獨展開。

“女性寫作”(écriture féminine)這一概念由法國思想家海倫·西蘇提出，強調通過身體化、感性化、非邏輯、非線性、碎片化的書寫方式，表現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在《靜靜的海牙》中，夏兒採用第一人稱敘述，不斷穿插回憶、幻覺、現場與夢境，語言密度高、節奏自由，形成極具身體律動感的文本氛圍。

與傳統以理性和秩序為中心的男性書寫不同，女性寫作更注重對“感知”“經驗”“身體”“情緒”的表達。例如，主角對失戀後的感知並非線性遞進的“心理變化”，而是通過“無法畫畫”“空屋漏水”“貓的呼吸聲”“鴿子的哀鳴”等具象細節呈現出的“情緒性空間”。正如夏兒在《關於我的寫作》中所言：“我發現自己能做的，只是儘量把藏在深處的話說出來。”這種姿態本身，就是女性寫作倫理的一種體現。

此外，夏兒的寫作聚焦的不僅是“我”的內心，而是通過“我”來承載廣泛的女性經驗：童年壓抑、身體病痛、親緣喪失、愛情背叛、身份異化、藝術理想的動搖與重建。這些並非簡單的“生活片段”，而是構成了一個深沉的倫理命題——在男性中心的社會結構中，女性如何保存並表達自己的感

知，如何在邊緣中獲得尊嚴與主權。這種脈動，男性作家即使有意識地去描寫，但在情緒觸點和認知角度上與女性作家的表達是有不同的，這是一種客觀的區別，但以前是被忽略的，現在女性意識有更高的獨立性，女性寫作達到一定高度，才開始有理論化的總結。

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海倫·西蘇(Helene Cixous)首先提出“女性寫作”(écriture féminine)的概念，認為“女性寫作”不通過邏輯、秩序、建構男性理性中心的書寫方式，而是採取身體化、情緒化、律動感極強的語言書寫女性自身的生命史，是一種更詩性的寫作方式。在《靜靜的海牙》中，這種身體化、情緒化的表達尤為明顯。小說開篇的動物寓言段落——兩隻獵豹兄弟在非洲草原上的生死訣別——並非簡單的比喻，而是對主角後來生命中“割裂與忠誠”命題的原型建構。哥哥死去，弟弟遠行，這是“告別之痛”的最初象徵，也開啟了全書對於“女性作為自我抉擇個體”的敘事中心。

“那一刻決定了命運，把我與遙遠的海牙永遠地鎖在一起。”這句充滿力量的表達，即便出自虛構人物之口，也承載著身份主權的文學語言表達，是女性主體在一次觀看、一滴淚中完成自我命名的瞬間。它展現的不是作者本人的經歷，而是作者通過虛構人物所探索的普遍性的女性成長與自我救贖的命題。

二、情感轉向與創傷倫理：破碎中的美學重建

近年來，文學研究經歷所謂“情感轉向”，強調“情緒”作為認知、政治、倫理的媒介。在《靜靜的海牙》中，情緒不是附屬的心理狀態，而是貫穿敘事的敘事機制。創傷在這裡既是生命事件(失戀、被背叛、親人離世)，又是文本組織的結構動力。

小說女主人公與宇鴻的愛情，是一種典型的“相濡以沫式共生結構”：他們共同複製古畫、共用屋頂、共讀西萊與巴赫。然而正是在這種近乎理想的藝術伴侶關係中，分裂悄然降臨——他愛上了另一個“她”。倩明不是反派，而是現實的具象，是每一個“她”可能成為的“非我”。

“驕傲及時地讓我擠出一個微笑。”在文學倫理中，這是一種“尊嚴性的拒絕”。而其後的沉淪(失眠、日記、空屋、畫不出色彩的畫)則對應了“延遲型創傷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是典型的“未完成哀悼”狀態。

但這部小說拒絕讓創傷最終成為毀滅力量，它試圖用藝術之光重建女主人公的自我邊界。在寫生之旅、遇見和泉兄弟、重返中學校門口、夜間仰望母鴿不歸的時刻，創傷逐漸被轉化為“可言說的經驗”，這是通過美學構造完成的倫理修復路徑。(未完)

方白

沁園春演義：釋永信出事

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抓，立時天下皆知，並不愕然，甚至就像只等這一天，樂得人人喊打，瓜越大越興致盎然。有人不揣淺陋，冒昧以“禪門如戲”為題作《沁園春》詞，以調侃筆法描繪了這位曾經名聲顯赫的方丈“出事”：

千載香林，一派莊嚴，寂寞空陳。歎如今佛地，香煙不淨；金身耀眼，戒律無蹤。善惡難分，真假難辨，塵世如何辨是非？誰曾想，清規如紙，佛理似塵。

舊案重翻人驚，歎法名、只作市聲嘆。看紅塵外客，入門拜相；袈裟戲子，信仰難伸。佛眼猶閉？金山未墜？紫火燒心夢已泯。長嗟歎，一爐香冷，誰問歸津？

又有《佛門再議》一首，調侃現實亂象，以比興揭露荒唐，感歎香火紅塵：

少林老僧，杖影隨風，一卷真經。看香煙如雨，眾人跪拜；寶馬香車，信眾如蟻。微信群中，iPhone佛號，也共鳴聲。詠哉此景，檀錢似浪，善款潮生。

夜動禪房非誦經，竟情書室佈紅塵情。有佛珠串事，秘閣樓起，驚破凡聽。講戒貞清？貞清早是笑談名。笑談商議重，紅塵法會，如來無語，曰：此非經！

出家人不打誑語。十年前，釋永信在面對外界質疑時，曾經高深莫測，雲裡霧裡吟出：“要有問題，早就成問題了。”有人把此偈語金句化入新詞《廟門驚聞》，以望流傳千古：

少林千載，一寺金頂，一杖權謀。看白馬馱經，馱來富貴，香火線繞，燒出高樓。戒律擋頭，風吹不動，佛亦垂頭避水流。誰料想，禪門淨室，廟內藏油。

忽聞醜事如山，問方丈、為何未驚憂？曰若真有過，何來此位？若非貞潔，豈可長留？眾口鑠金，他言似鼓：“若真有錯，早已出頭。”人皆笑：你這神通，不是渡人，是在籌謀。

的確，幾十年經歷，足以表明釋永信此人甚有來頭。他不僅是少林寺方丈，更是一位“跨界”人物，在宗教、商業、文化乃至政治領域都十分活躍。他對“一帶一路”政策的“積極配合”，正是他作為“政治和尚”和“商業和尚”的典型體現。此詞題為“佛光一帶”：

佛亦巡天，道遠通賢，少林通玄。看方丈揮杖，西行送貨，僧團列陣，武者出關。馬褂西裝，全身儀飾，袈裟披著招商單。真堪歎，禪宗不講，講的是錢。

一帶一路鋪開，寺先動，走在最前。有中亞古寺，非洲講會，港口邊頭，講武談禪。政商同進，香火飛進，佛拳隨道遠方傳。誰曾想，菩提樹下，立著董事官。

五
回想釋永信崛起，其實並非“佛祖顯靈”，而是中共統戰系統精心栽培的結果，構建了一幅政治—宗教共生共贏、互為工具的畫卷。正是政治塑僧，紅牆照佛，禪政合流：

佛祖無言，菩提不語，誰鑄金身？看嵩山古剎，煙深火旺，講壇高坐，口誦空文。戒律為飾，慈悲作幌，臺上頻談富與仁。真堪笑，這般莊嚴相，出自紅塵。

廟堂扶佛精神，倚統戰長繩系禪門。把教門立像，封皮作匣，袈裟披改，偈語藏真。信眾如潮，香資似水，皆是功名渡俗人。誰敢問？只聽梵音裡，唱動乾坤。

六
此次釋永信出事，據說因與教宗方濟各會面，私下接觸歐洲與中東的宗教組織，行為近似“地下宗教外交”，海外廣設據點，派情婦駐地洗錢。在當下的體制邏輯中，涉及的是宗教、政治、安全、外交、貪腐等多重敏感交集，是對中共安全紅線的挑戰。下面這首詞，以“佛衣藏刃，金身浮世”為核心意象，對釋永信忘乎所以，作出冷諷：

菩薩低眉，袈裟掩刃，笑語通玄。看方丈行遠，朝覲西教，折中東寺，密會頻繁。香火為衣，紅章作護，法會頻傳金會單。真妙也，佛口慈悲，心似機丸。

本是清修之地，竟私越，體制紅線。將宗門外派，廣施棋子，言傳佛語，寶築金山。駐點藏香，香寶易帶，暗渡陳倉似行員。朝中笑：你這神僧，不止講經，尤善偷天。

七
須知中國宗教，如有識之士所言，可以存在，但不能自轉；可以服從，但不能主動；可以利用，但不能妄動。誰能代表佛教？誰能出訪？誰能傳教？誰必須沉默？其決定權，從來不在廟裡，而在中南海。“佛不由佛”，此首沁園春，把宗教在中共體制中被“規訓、操控、利用”的邏輯沉靜有力地呈現出來。它非單純調侃釋永信，而是將視野上升至體制與宗教之間的深層結構關係，是寫給“整個被規劃的宗教生態”的政治諷刺詩：

廟宇森嚴，香煙繚繞，幾度晨鐘。看講壇說法，需呈批令，傳經佈道，且憑公文。不許自轉，不容妄動，佛掌之中有掌中人。誰敢問：菩提何在？此路難通。

宗教得存須順，且低首，聽令不可沖。誰得言佛法，誰應滅口，誰能出境，誰受監封。佛祖沉默，法師俯首，卷卷藏於卷外中。君應知：廟雖高築，權在京中。

八
釋永信出事，但人們還是想弱弱地問一句：一名公眾人物，即便涉嫌違法，也應遵循基本程式：立案、傳喚、審查、通報——四個步驟，缺一不可。而現在釋永信在哪裡？以什麼罪名接受什麼機構的調查？他是否有權聘請律師？他是否還擁有一個人的基本人身自由？這一段提問直指中共某些“選擇性辦案”的隱秘現實。將“程式正義”的缺席與某些權力黑箱並置於釋永信的特殊身份下，正好讓人作成這樣一首詞——借古典詞風，讓法理與現實交纏，訴述今日中共法治之荒誕：

佛面莊嚴，僧衣未破，心事難平。歎法號高僧，浮沉未判；名山古剎，靜語無聲。立案何從？傳喚幾度？罪責如煙霧裡明。今何在？但空留案卷，語跡難尋。

法度森嚴有過。應程式、筆錄卷宗成。有律師言辯，有庭問審，豈容人擅暗中輕？佛門亦眾，豈能例外？天理應如律令清。休輕縱，莫教高處紙，掩住蒼生。

九
十幾年前，釋永信犯事，鐵證如山，但有政權堅挺，安然無事；如今靠山失去，或已經倒臺，棋子變棄子，倏忽之間便淪為階下囚。現實核心歸結：佛門外表莊嚴，內裡汗穢；體制本身上樑不正，下樑爛透。這雙重腐敗，正好構成鏡像反諷：廟中腐，廟外更爛，佛非真佛，官非清官，一切皆是披皮做戲，共演一場。以下一詞，題為“廟裡廟外”，是對當今宗教與權力交織腐化的濃縮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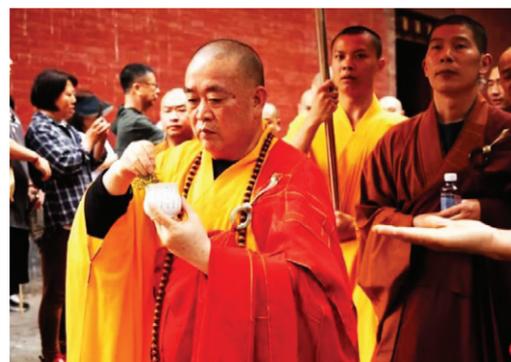
佛號悠揚，香煙嫋嫋，檀板聲輕。歎禪門淨地，烏雲壓頂；戒律空談，銅臭盈廳。講經者富，參禪者醉，袈裟藏金一念成名。僧問我：何為佛法？我答曰：權欲為經。

堂堂更似沉冥，笑帽帶袈裟亦動情。看紅牆深處，灰飛紙散，貪官列列，筆墨如兵。上樑未正，下樑俱斜，假道偽義唱太平。誰敢問？廟中廟外，哪有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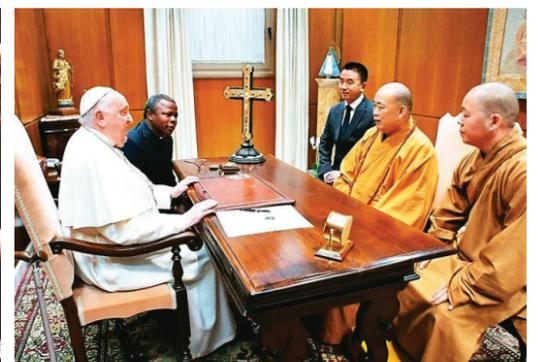
這一齣沁園春演義，收集如上，看來匆匆作成，失格難免，更非十全十美，想必人們心中積氣太久，聊當仰天長歎也。

(2025年8月1日)

郝史躬



少林寺前方丈釋永信作法。



今年2月1日，釋永信率領少林寺代表團前往梵蒂岡，與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會面。